



廖國倫

蔡元培墓

「懼怕死亡，並非因為失去未來，而是因為喪失過去；遺忘是與生俱來的死亡。」

——米蘭·昆德拉

繁華，是城市的軀體；歷史，是城市的靈魂。學校的鐘聲撕破啞啞的黃昏，記憶墜落如夕陽。墓前，我翻開一頁頁破碎的歷史，呼喚死去的靈魂，祭祀另類的死亡——一段段死去的記憶。

一個龐大的身影，六十年前在此倒下。千年的薪火，在晚清私塾裡點燃，在翰林院的滿壁縹緗中綻放，在萊茵河畔的風中燃燒，在民國初年的北大發熱，溫暖了爐畔的新青年，最後在抗日的隆隆炮火聲中寂滅，化作墓前零落的香火，消散在杳無人煙的角落。

當新文化的風雷響起，五四的霹靂轟開了千年的封建，傳統的思想吹成了許多風風雨雨，猛烈地拍打坦蕩蕩的墓碑。那是風雨飄搖的年代！穩固的城牆撐起了動盪的歲月，但誰會知道，它曾經屹立起多少的辛酸？墨綠色的雲石，唉，矮矮的一碑荒涼——橫亘面前的城牆，廣闊、無垠，圍著古老的國度，圍著五四的歲月，構成歷史的廣闊。但我知道，任何浩瀚的城牆，也圍不住歷史，圍不住記憶的邊界，包括長城。

失去靈魂的軀體，那失去太多記憶的城市，失去了歷史的沉重感，變得輕飄飄。我希望用雕刻家的妙手，把這尊雲石雕刻得栩栩如生，雕出歷史的質感，雕出歷史的重量，使它復活，使它脫離死

亡的命運……多貼切的隱喻啊——輕盈的雲霧，沉澱成沉重的石頭，只有在我的心中重疊。

哭泣的蒼穹已經遠去，風雨的日子不再來。乾癟的墓地靜待黃昏的奠酒，但這是沒有孟姜的時代！凜冽的北風吹乾了千年的淚水，悲哀的哭聲只成了我沙啞的嗓音——長城矗立如舊，沒有被哭崩。無淚的天空是本百年線裝古籍的書頁，霉黃而乾澀。在寂寞的天空裡，書蠹不斷蠶食黃昏的書頁，形成了一個個像雲的孔洞，我已失去了自己的天空……

夕陽徐徐墜落，瞬間被地平線吞噬。只有我仍然不自量力，拔足狂奔，苦苦挽救那殘破的黃昏，追逐那落日的背影。河渭已乾，氣力已盡，疲憊的身體永永遠遠躺在大澤之濱。蒼白的我知道，在拐杖落下的地方，不再會長出青翠茂密的樹林……

紅樓

站在二十一世紀的街口，要憑弔上個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人物，我會毫不猶豫走進屯門蝴蝶村的中山公園。今夜，一座兩層高的紅磚樓房仍會在狹隘的中山公園裡悄悄聳立……

公園的石階路上，兩旁的枝葉低垂蓋天，走進公園，彷彿掉進了深長而沒有出口的甬道。在無邊無際的黑洞深淵裡，一條條粗闊的蔓藤，把我身體每一節筋骨扭曲，緊纏著每一寸肌肉。每一步，都那麼沉重，那麼費勁。石碑上，曲曲折折

的撇捺間展現出無限向外延伸、澎湃的生命力。但也很難想像，一個血肉之軀，怎樣在這裡走上十一次、整整的十一次？在兩千年的深渺大海裡，承受著強大的水壓，用滿佈傷痕的手，把腐爛的心臟挖出，就如小時候折斷北帝像的手。但誰又會像你，小心地替她縫好傷口，衷心希望她康復？在權慾和退位之間，銅像下刻著「天下為公」；在夢斷山河之前，留下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」。

紅樓，悄悄淹沒在一個世紀的夜空裡，消失得那麼徹底，那麼乾淨。黃興的棕櫚樹，在一個世紀的繁華裡，已經化作枯木，在貧瘠的記憶中枯萎。但至今仍沒有人會忘記，二千年前，三位博士追逐著一顆星星走到伯利恆，冀待新生命的誕生。在一片祝禱聲之中，那星空依然映照每一片心田。今天，一座煉獄爆迸百年的繁華，燃燒物慾的人間赤焰，比天上的星光更璀璨。在鴉片戰爭之後的個多世紀，受惠於帝國主義的香江，人間的燈火越璀璨，天上的星光越暗淡。百年的屈辱，統統在記憶中融化。但最終，連自己的身分也一同失落在茫茫的夜色之中。再抬頭，我已找不到半點星光。

曾經濺上義士鮮血的紅樓，淡紅的樓身漸漸走進褪色的歲月，記憶也隨之而剝落，漸漸變成白色。即使重新髹上鮮紅色，已失去了它本身的意義。紅樓！在夜空之下竟是如此沉默！用沉默控訴著空白。上了鎖的紅樓，有人想把我從你的內心深處放逐。但我決不甘心做流放者。誰會像我，決心做朝聖者，誠心走向心中的耶路撒冷，在空白的斷口，用自己的腳步來填補？

我想點燃一截心燭，對抗漫長的黑夜。紅樓沉重的陰影壓著稀微的燭光。星星之火燃亮不了整個陰影。在這無邊的黑暗中，多少血淚埋藏在這塊塵土、淹沒在這片雲月之中？泥土會使埋藏的物質腐化，但決不會把這種生命力腐化，銅像下刻著的依然是「天下為公」。我不斷向深處

挖掘，希望能夠找到更深層的記憶。黑夜漸漸溜走，紅樓的陰影越收越窄，在這狹促的尺寸之間，我已找不到任何血淚的痕跡。但當真正的黑夜來臨，連這尺寸的陰影、尺寸的壓力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向著這茫茫的空地上大吼一聲，另一個世紀的風沙輕輕吹過，塵埃落處，恐怕只餘下風沙外的星空閃爍著依稀的歲月，和裊裊的回音。

我不去寫中國日報報館，它已化為陸羽茶館茶杯上的陣陣氤氳；我不去寫興中會，它已化為永善庵內陣陣的呢喃。它們不但失去了記憶，還失去了寶貴的靈魂。中山史跡徑只餘下歷史的空殼。

錯過了紅樓，就像一個遲來的乘客，錯過了末班船，只有站在黑夜的渡頭，目送航班載著最後一抹的記憶，開進那故國山河的暮色裡……

域多利監獄

位於中環的域多利監獄，彷彿是魔術師手中的匣子，藏著一個隱秘的故事：

「我用殘損的手掌
摸索這廣大的土地；
這一角已變成灰燼，
那一角只是血和泥。」

——戴望舒〈我用殘損的手掌〉

白天，我被困於永恆的黑夜、揮之不去的黑夜。陽光照耀繁榮的心臟，只有密封的迷宮生生世世承受永恆的黑暗、揮之不去的黑暗。

濕冷的空間把時間凝固，一段段淪陷的記憶閉鎖在鬧市的一隅。暗黑的牢房裡，壁壘早已完全消失，殘破的身體彷彿溶入了廣闊的大地。殘損的手掌，就是那廣闊的河山。經歷過炮火的蹂躪，寸草不生的華夏土地流出了黃色的膿水，最後成了手背上一道道苦澀的疤痕。在盤古氏的掌



【張校長頒獎給優勝同學】（本刊攝）

心裡，在盤結的掌紋之中，滾滾流著一條彎彎曲曲的生命線，彷彿就是命運裡波瀾的暗示。千年的命運，百年的波濤，都在那殘損的手掌……

封閉的密室鎖住了苦難的記憶，鎖住殘損的身體，但鎖不住奧爾浦斯(Orpheus)的琴音和詩歌！落寞的思緒在黑暗中遊走，一直尋找永恆的蹤影。在密封的獄室裡，誰能夠像你，憑藉殘損的手掌、生花的彩筆，畫出自己的一片天窗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，脫離暗黑的地獄？監獄可以是無限的、廣闊的、明亮的。監獄已失去了封閉的意義！

當奧爾浦斯已經走出了黑夜的地獄，融入了永恆，牢房裡仍殘餘著芬芳的氣味，苦苦等待後人的追尋。六十年後，當監獄不再是監獄，記憶隨著時間失去了應有的痛楚，有一個人，在另類的淪陷歲月裡，仍然甘心把自己困在監獄裡，為了尋找自己的身分，任由黑夜嚙食自己的內心……

也許，只有我知道自己的身分……

評審的話

董 橋：從城市裡最值得記憶的地方闡釋歷史的腳印。

劉再復：精神內涵深遠，文字也有功力，是上乘之作。

得獎感言

我常常被同學取笑作品「過時」，想不到第一次參賽就得獎。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，中學時教文學的黃陸光和何貴初老師，大學時幫助我不少的董就雄師兄，教我寫作的朱少璋、林幸謙、胡燕青老師，論文指導老師葛曉音教授等等，都教曉我許多許多，這裡一併謝過。作品得到自己喜歡的作家董橋和劉再復先生欣賞，比起獎金和獎狀都更加重要。〈城市的記憶〉的寫作時間長達兩年，心境不同，風格也不盡相同，算是瑕疵了。